

临界

CRITICAL

朱金龙 / 著



身边是绚烂的高中生活！

在CS世界中穿梭；在周杰伦的歌声中成长，

世界不能改变我们，我们要改变世界。



中國華僑出版社

临界

CRITICAL

朱金龙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界 / 朱金龙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3

ISBN 978-7-80222-579-4

I. 临…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2531 号

● 临 界

著 者 / 朱金龙

责任编辑 / 郭岭松

封面设计 / 周吾设计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张 / 18.75 字数 / 280 千

印 刷 / 北京书林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2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222-579-4/I · 59

定 价 /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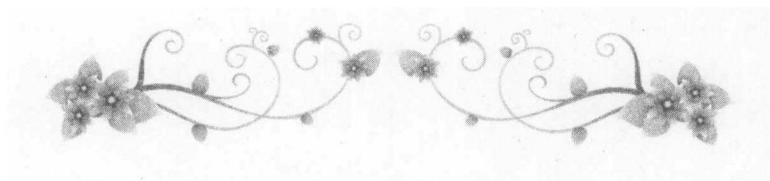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临界:物质从一种状态或物理能量转化为另一种状态或物理能量。

——《现代汉语词典》

成群的乌鸦从城市的上空飞过,拉下了夜的帷幕。街道已被衰黄的秋叶覆盖,剩下满目萧肃。白昼里繁华光彩的城市此刻昏昏沉沉的像一座废墟。所有的人都沉眠了,沉眠得连空街里都弥漫着无聊的鼾声。昏黄闪烁的路灯下,缓缓走来一个身影,“唰唰”踩着落叶的脚步声,给万籁俱寂的夜增添了一丝生机。

那是一个通体黑色的身影,由于夜幕的渲染,显得异常恐怖。只见那身影垂着脸默默地走着,丝毫不在乎前方的路,只有头顶的声控路灯被那狡黠的脚步惊疑不定地一盏盏点亮又一盏盏熄灭,瞬间将夜的身影拉得修长,瞬间又将夜的身影揉成一团,又瞬间凝结成如漆的黑暗。

这个游魂似的身影在一个路灯下站定,呆立了许久,终于,他头顶上的那盏奄奄一息的路灯也被无声的夜湮没了,他的身影在月光下如鬼魅般凝立着。只听他似乎在喃喃地低吟着什么,接着徐徐地弓下身去,“啪”,手中亮起了一束火光,映红了他脚下的那一摊落叶,也映亮了他那毫无表情的脸庞。

一缕紫烟升起,空气中顿时弥漫开一股腐烂的气味,那摊树叶已被他点燃,摇曳的火焰刺透了夜的黑暗,“劈劈啪啪”地渲泄着对风的不满。转眼间,一条马路已火光冲天。他直起身来,将领口朝上翻了翻,背对着璀璨扬长而去。

凌晨

分针与时针相依

而钟摆一瞬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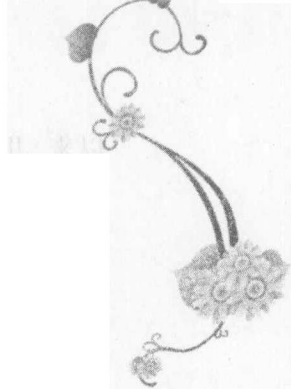
腐烂的迷雾不散

思慕着下一个雨季

纯白雕像忽然起舞

流星划碎天的玻璃

谁在醉生梦死般啜泣
把烛火放肆地洗涤
候车牌斑驳残旧
是通往天堂还是地狱
搭载了骷髅的失忆



“懒虫起床，懒虫起床……”，当那千篇一律的闹铃声又一次在耳畔响起时，汪森从恍惚迷离的梦中醒过来。“啊——”他驾轻就熟地按掉闹钟，酣畅淋漓地打了个哈欠，怅然若失地坐在床上回味梦中的细节。

穿衣——上厕所——刷牙——洗脸——整理书包——跨单车——出发——对于年龄十七学龄十一团龄五年的中学生汪森来说，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新意与其他日子注定雷同的一天。沿着公路，穿过街道，他一阵风似地来到学校。飞奔到教室里，坐在座位上，掏出课本，念出声来，汪森开始了早自习。

早晨的空气格外让人振奋，因而也就让人分外珍惜。同学们陆陆续续地进了教室，没有闲聊的人，都默默地坐下来抓紧这宝贵的“一日之计”。然而在汪森刚坐下念了几个字的时候，他忽然感到脚下一阵凉意，慌忙低头一看，赤裸裸的脚上竟拖着一双标新立异的拖鞋，原来是自己匆忙出门忘了换鞋。

这要是让同学们看到，岂不笑掉大牙？还好他坐在窗边，不太引人注目。他忙把脚缩到椅子底下，可又一想，过会儿他们还要下楼出操，两节课后还要到操场做课间操，今天早上无论如何是躲不过了。即使一直躲着，一不小心让哪个眼尖嘴快的同学发现了，那将是更加难堪的。想到这儿，当机立断，汪森“腾”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欲狂奔出门回家换鞋。

就在汪森起身的那一刹那，他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在学校，而是仍在自己那安逸舒适的床上。看了看四周，拍拍胸口汪森暗自庆幸这只是个梦，只见自己的脚丫子毫无遮拦地露在被子外面。

这注定又是一个忙碌的清晨，当他再一次从梦中清醒过来时，离到校的时间还不到五分钟，汪森大呼完蛋，跳起来奔向学校，当然最重要的是——没忘了换掉拖鞋。

像这样的早晨，汪森已经屡见不鲜。尤其是自从进入高二

以来,几乎天天都要面对这种情形。习以为常,他已经能够游刃有余泰然处之。“幸好这几天爸妈不在身边,要不然还不把耳根磨出茧子来?”骑着单车的汪森一边看着脚下疯狂向后倒退的落叶一边侥幸地想着。父母都是很普通的工薪阶层,但这次竟然赶上两人同时出差,这对从小到大一直依赖父母的独生子汪森来说无疑是一件兴奋的事,他觉得他有必要好好享受这几天难得的单身生活。从家到校不过一首《双截棍》的距离,骑在单车上,汪森腾出手来,掏出兜里的MP3。他的MP3里全是周杰伦的歌,井然有序。戴好耳机,按下按钮,音乐的节奏感和单车的速度感顿时并驾齐驱。周杰伦是汪森的绝对偶像,自从周杰伦出道以来,汪森就不听别人的歌了。他从来没有像崇拜周杰伦这样崇拜过一个人,他丝毫不否认周杰伦是个音乐天才,就像他丝毫不否认自己是个考试天才一样。汪森风驰电掣般驾驭着单车,心里盘算着该怎么面对严厉的班主任。

汪森是班上的名牌迟到大王,从高二开学这些天算来,他几乎有一半日子都是迟到。而除他之外,在那个新分的班上,他却再没见过别人迟到过。想到这儿,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进那个森严窘迫的教室门。好在每次班主任都能晓之以情,动之以礼,只要汪森能讲明原因低头认错并保证下次不犯,就不再说些什么,只用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示意他进教室。倘若是在高一,遇上原来的班主任,不被骂个狗血淋头才怪,因而他在高一几乎就没迟到过。现在每天这种状况,汪森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诅咒。

汪森的新班主任是一个骨瘦如柴文质彬彬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汪森开学报名那天,看到他瘦削的外型,着实吃了一惊。后来一打听,他又是教化学的,不禁不寒而栗。汪森寻思这肯定是做化学实验闹的,不知他成天都和哪些药品打交道,如果加以合理研制,那该是减肥者多大的福音。可就是这样的造型,却有个强壮的名字——他叫冯泰。

汪森进楼道的时候,看见冯老师已经在教室门口恭候了,且正毫无表情地注视着自己,心中不禁“咯噔”一下,边把挂在脖子上的耳机往下取,边琢磨着这次该找什么理由。待他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冯老师已经没有了踪影,他心想这下完了,以往冯老师都是在楼道里训他,这次进了教室,肯定会当着全

班同学的面杀鸡儆猴。汪森别无选择硬着头皮提心吊胆蹑手蹑脚地踱到了教室门口准备当鸡。他似乎已经闻到了那种危险临近的火药味,于是瞬间产生了一种窒息的感觉,发觉那种味道正源源不断地从他的后背散发出来。出乎意料的是,冯老师并没有在讲台上,他诧异地把脑袋伸到教室里去,发现全班同学也诧异地抬起头望着他,教室里没有冯老师。同学们都在早读,汪森如释重负,三步并作两步地迈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又睡过头了?”死党兼同桌唐涛问。

“我没办法。”汪森苦笑着摇摇头。

“昨晚熬到几点了?”

“哪有?我就这都睡不够呢,谁还有心思熬夜?”

“碰上班主任了吧?”

“见了,但是我过来就没人了。正好,省得我找理由,我正愁不知该怎么面对他呢。”

“你傻啊,人家那是给你面子,你看你都多少次了,人家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呢。”唐涛斜着眼睛望着汪森说。

“哦。”汪森模棱两可地笑着点点头,接着转过头说,“我真的没办法啊,每天早晨就是起不来。实在太折磨人了!”

“像这些事得靠自觉啊,想当年鲁迅先生在桌上刻了个‘早’激励自己,你也可以试试。”唐涛逗汪森。

“切,学校的桌子我可赔不起。”汪森摇摇头,“再说我又不是没见过鲁迅刻的那个字。”

“怎么了?”

“初中的时候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看扉页插图时我就纳闷,那哪个是‘早’啊,明明是一个圆圈和一个加号,是现在生物上学的代表雌性的符号嘛。想必是当年鲁迅情窦初开之作,要么就是他从那会儿就对生物学感兴趣,嗯,怪不得他以后要去学医,原来从那时就埋下伏笔了……”汪森越说越来劲,根本没注意唐涛递给他的眼神,原来冯老师不知什么时候杀了个回马枪,又出现在教室门口,依然面无表情地看着汪森。

汪森立即从桌柜里掏出书佯装朗读,心里却在七上八下地打着鼓,生怕冯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自己点起来,那面子可就损大了。唐涛却在一边喃喃地说:“这回你死定了。”汪森只能故作镇定地看着书,默默地祈祷不会有事发生。一秒,

两秒,三秒……这种状态一直僵持着,大约二十几秒后,冯老师移开了视线,转身离去。

在冯老师离去的一瞬间,汪森暗自下决心,今后一定不会再到。“如果再经历这么几次,我一定会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汪森不禁想到自己的高一生涯,那时候成天过得无忧无虑游哉悠哉的,根本没有这样浅水鱼下海般不适应,整天面对迟到的压力。究其原因,汪森想到的是这次文理分班。

汪森本不应该在这个理科班的,只不过因为一时心血来潮以为自己是个全才,可以在任何领域独占鳌头,又加上那次分班考试的名次足以进重点班,还有各方面的舆论导向纷纷看好理科,因而便义无反顾地报了进来。直到进来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彻彻底底地被自己的鼠目寸光耍了一回,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繁冗拖沓的讲义、毫无兴趣的科目、麻木冷峻的班主任,还有那一个个架着高度眼镜表情呆滞的同学,这些客观因素如梦魇般在眼前及心头萦绕,无一不使他的厌学情绪潜滋暗长。更让他失望的是,那个曾经对他关怀备至的语文老师也换了,这无疑给他的学习兴趣抹上了沉重并且黑暗的一笔。尽管人们常说学习不能凭兴趣取舍,更不能让环境左右,但终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一天又一天地感到力不从心。

唯一让他感到些许安慰的是身边还有一个死党——唐涛。唐涛是他的高一同学,经过一年的接触,他觉得他们之间挺默契的。首先是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都非常热爱音乐,两人都弹得一手好吉他,闲暇之余总是互相串门切磋切磋。其次是共同的学习程度,高二分班时他俩的成绩非常接近,因而两人便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尤其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一般同学之间藏着掖着各自为战以致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的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谈话很投机,孔明曹操飞机大炮岩浆地壳功课月考无话不谈。正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想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也不过如此,汪森总这样想。

“汪森,你怎么天天迟到?”一下早读,纪律委员杜乃安就过来了。在这个班上,汪森认为最尽职尽责的班干部就是杜乃安了。作为身兼数职的杜乃安来说,每次汪森迟到的第一时间,他都以及时雨的形象出现在汪森面前,一来宣扬其政治主张,二来实施其政治策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杜乃安是汪森最看不起的人,不光是因为他戴着金丝

眼镜长得尖嘴猴腮整天打扮得油头粉面，更重要的是他还认了一大堆妹妹，而且从西施到无盐不论档次高低一律全收，充分彰显了他积极响应国父那“博爱”的主张。当然，大凡西施档次的又不屑与他为伍，因而环绕在他身旁的则以“恐龙”居多。记得杜乃安刚当上纪律委员做就职演讲时对着全班说：“就我的官职和工作范围来讲，我希望大家今后把我叫纪委 for short。”而汪森在底下冲着后面的同学嘀咕：“我看还是叫妇女主任合适。”未料惹得周围同学一阵哄笑，汪森便看到杜乃安在台上冲着他直翻白眼。最后，由于杜乃安还有一个“生物课代表”的官衔，全班同学都叫他“纪生委”，据说还是汪森先叫开的。于是，开学才几周，汪森便经常栽在杜乃安手里。

“唉！睡过头了，睡过头了。”汪森对杜乃安赔着笑脸说。

“你看这都多少天了，怎么屡教不改呢？”杜乃安说的时候特意把“屡”字重读，原本干脆利落的上声成了拖泥带水的阳平，余音在后面延长，像是一辆将要检修马达的摩托车。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汪森冲着杜乃安笑。

“每次就这个词，换个新鲜的行不行？这次我说什么也不能通融了。”杜乃安义正辞严地清了清嗓子，“我的通融，就是对你的纵容。”

“你什么时候通融过？不就是擦黑板嘛，小 case！”汪森毫不在意地说。

“不！这次我有了新方案了！”杜乃安掏出他怀里的小笔记本，翻开说，“这次我们惩罚的力度要大一点，从今以后，迟到的人就不仅仅是擦黑板了，工作范围扩大到‘值日’。这是昨天孔春楠迟到以后人家主动提出的自我惩罚，我决定推而广之。哎呀，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人觉悟高，就有人觉悟低啊。”杜乃安说着，拿起笔在纸上划了起来：“从开学到现在，你迟到的次数已经数不胜数了，我记录在案的有十次，没记录下来的嘛，就暂且不提。按照新的方案，你应该做十天卫生，从明天起开始执行，你要提前二十分钟到校，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吗？”

“你懂不懂‘新法不责旧罪’？”汪森说。

“对不起，我不懂，我只知道‘愿者上钩’。”杜乃安神气地说。

“我晕，你想整死我呀！”汪森无奈地看了看杜乃安颐指气使的样子，说：“要不你给我打个六折？刚好一周……”话音未落，杜乃安已转身离去。

汪森无奈地耸耸肩，一扭头看到不远处的座位上欧茜静正冲着他笑。欧茜静是汪森比较要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因为两家离的比較近，且从小就是同学，因此关系便颇有点不一般。班上的同学都在谣传杜撰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汪森还刻意回避并极力解释，接着发现自己的解释就像是在清水里拌泥，越搅越混，最后发现那根本就是一滩烂泥，完全没有必要去搅，便索性放任流言，听之任之。

“他是不是要罚你做卫生？”欧茜静走过来问，“那是今天早晨你没来时在会上宣布的。”

“10天啊，可不是闹着玩的。”汪森故作惨痛地捂住了脸。

“没关系，我帮你。”欧茜静笑着说。

“哦，谢了，可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担心的是我早上起不来。”

“那你的闹钟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睡前我都是定好时间的，但等我醒来时间就已经过了，而且铃声还被人按掉了。”

“你别吓唬人好不好，那肯定是你自己按的。你这猪睡得太死。你多准备几个闹钟嘛。”

“哪有钱买那玩意儿？再说，我万一全部都按完还不醒呢？”

“那，我早上给你打电话，直到你接上开口说话为止。”

“还是免了吧，你还是让我多睡一会儿吧。”

“你怎么这样？”欧茜静像是生气了：“等汪叔汪姨回来，我就把你这些天的表现如实汇报。哼！”

“晕。”汪森深知欧茜静的话在他父母面前的分量，连忙甘拜下风：“好好好，我投降，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你可千万别跟我爸妈说哦！”

“现在说说顶什么用？关键是看行动！”欧茜静不无忧虑地说，“我记得你原来不迟到啊，怎么这次分班之后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有什么事吗？”

汪森本来想说他不适应学理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便说：“没什么事，我能有什么事？不就是起个床嘛，习惯问题，

你别操心了。凡事你只要不把它当个事儿,它对你来说就是个事儿;反过来,你只要把它当个事儿,它对你来说就不是事了。以后我自己心里当回事,就起来了,这才多大的事啊!”

“哦。”欧茜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在欧茜静欲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汪森连忙说:“还是你给我打电话吧。”

今天似乎是不寻常的一天,班上同学都在议论昨夜校门口的那场大火,听说人倒是没有伤亡,只是把一家商店的门面给烧得惨不忍睹,目前还没查出是哪个缺德鬼抑或精神病干的。汪森一听,这才想起今天上学时是看见从马路到学校半条街的树叶都焦乎乎的,由于当时天黑,路灯底下又看不太清楚,他也没太在意,现在才知道这是一场事故,不免心有余悸。

学校伫立在护城河的东岸,坐北向南地远眺着国道。北面环山,山上有一个校方新近开辟的不大不小的葡萄园。近年来学生的义务劳动便在此践行。在学校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化工实验厂,与校门牌匾上“良通实验一中”的“实验”二字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因为距离教育机构近,自然成了实施观摩教学的便利场所。这场从马路到校门这半条街的大火,不知是否与这个工厂有关。

“汪森,给……给我念念这个单……单词。”在班上同学的议论纷纷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汪森抬起头一看,是班上被唤作“元帅”的垫底生。“元帅”其实除了肚子长得有点元帅派头之外,气质作风为人处世都与那两个字相去甚远,只不过他的本名易让人产生歧义联想,又加上他语言迟钝呆头呆脑体态臃肿邋里邋遢,和联想客体又颇有几分神似,故好事者以此称之,他的本名叫艾天鹏。只见艾天鹏不顾语言的障碍捧着一本《高考词汇表》向汪森毕恭毕敬地请教。艾天鹏是从农村来的,据说初中时在那边学习挺好的,高中转到这里来,不知是被物欲横流所诱惑还是被保守思想所桎梏,总之学习成绩从此一蹶不振。听说艾天鹏的家景很惨,母亲在他未断奶时便精神失常,成天疯疯颠颠地满村转悠,后来在石灰渠中玩耍时被突然开闸的水淹死,那一年他刚升入初中。初中毕业后,自小就与父亲相依为命的他,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到了良通市重点实验中学。为了照看儿子上学,艾天鹏的父亲便也跟着迁来,在学校找了份门卫的工作,亲自为儿子保驾护航。那

是一个与儿子体格完全相反的瘦骨嶙峋的驼背老头，他平时除了看大门之外，还附带着打扫校门口的卫生。这些天汪森上学时，都能看见艾天鹏的父亲顶着个罗锅挥汗如雨地扫树叶，想想艾天鹏在学校的木讷窝囊，心里真有点不是滋味。他当时便想这些树叶为何不一把火烧光了，扫来扫去的费这事儿？谁料现在竟真的出了这样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天意？“莫非这是艾天鹏干的？”汪森将前因后果联想着，在心里嘀咕。汪森其实挺同情艾天鹏的，倒不是因为他的身世，而是他的资质，一到这个班，汪森就发现，他总是拿着本书结结巴巴地打破砂锅问到底，精神可嘉，可就是大脑极不开窍，任凭别人怎么解释，他都一脸茫然不知所云，不知何时才能翻身农奴把歌唱。艾天鹏知道汪森的英语学得好，便老缠着他问英语上的问题，汪森也来者不拒，每次都给他耐心地讲解。汪森尤其发现他的英语奇差无比，连最基本的音标都发不准，而且还结结巴巴地像是哑巴打喷嚏。几乎每天早晨一进教室，汪森都能听见艾天鹏结结巴巴并大声地朗读着成段成段的英文，这让汪森不禁想到原来外国结巴是这味儿。为此，他建议艾天鹏去练绕口令，但就是连最简单的“四十是四十，十四是十四”他都给念成“事实是事实，实事是实事。”汪森真的觉得无可救药。谁知有一天，不知是哪位高人给艾天鹏写了一句经典英文，让他不间断地读，夜以继日地读，说如果把这句读通顺了，那英语肯定能学好。就在这种诱惑和鼓舞下，艾天鹏的嗓门便在每天早晨响彻整个教学楼：“Eager we nick window, ‘Peace-War’ gang found. ……”像是念咒语一样，他反复并虔诚地诵念着，力求一次比一次流畅通顺发音准确，尽管他参不透这诗一般的句子出自何处有何喻意。然而所有听到的人都哈哈大笑，直至捧腹，他依然旁若无人自娱自乐地念着。终于，念了三天，也许是他顿悟里面的真理，抑或是他真的从中掌握了技巧，总之没人再笑了，因为大家惊奇地发现他念起英文已经不结巴了。虽然艾天鹏和人交流仍然支支吾吾，虽然艾天鹏的英语还是那么差，但是他却能成句地念起英文了，看样子那句经典咒语还真的奏效了。

“哪个单词？”顺着艾天鹏手指的方向，汪森念道：“congratulation。”

“肯……”艾天鹏显然没听明白。

“congratulation。”汪森这次把语速放慢了。

“肯个……”艾天鹏的接受能力显然有限。

“cong—ratu—lation。”汪森这次一字一顿地念。

“啃……啃个肉就……累神。”艾天鹏终于开窍了，发完音后不无得意地说：“我……我发的对吧？”

“……对……”汪森无奈地答应。

“嗯，会……会了。”艾天鹏说着边拿起笔在书上标着什么边喃喃地念叨着自顾自地踱走了。

汪森望着艾天鹏的背影在纳闷他初中都在干什么，顺便也打消了前面杞人忧天的顾虑。“这种人要是能放火，我都加入黑社会了。”汪森这样想。

无聊的一天在刺耳的第一声上课铃响完之后准时开始。汪森回味了一下从升入高二到现在的日子，他发现自己几乎没有认真听过一节课。英语是强项，便在那放任自流；数学早已步入自学范畴；语文因为怀念高一的老师而假装徐庶；物理历来是深恶痛疾的，往往是老师刚进教室转过身写下标题，他便已奔赴投靠了周公；化学因为是班主任的课，只好勉强听一听，于是便成了最受煎熬的课堂，每次死机时他都会被冯老师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再度重启，最后不得已僵在椅子上耷着脑袋流出半尺哈拉子屏幕保护般津津有味地频频点头；生物是他的最爱，但不知是那老师太无能还是他的能力实在太强，往往他把课文都看了三遍了，老师的板书还未搭好框架；唯一一门文科政治因为要参加会考而形式主义地保留着，因而也就因为不参加高考而肆无忌惮地荒废着；历史只能是上个世纪的事，地理则只能是地球另一头的事，一切与他无关。在学校，他最愿意做的一件事似乎就是戴上耳机享受周杰伦奉献给他的音乐世界。而以上这些感觉仅仅发自我个人内心，比如他从唐涛上课的眼里只能看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充实。

中午放学回家时，汪森听见好多同学都在谈论这场大火：

“你们说会不会是看门的那个罗锅干的？可能是他懒得扫，干脆放一把火。”

“如果要是我想烧树叶，就会浇点汽油，可昨晚的火好像并没有浇汽油。”

“再说谁傻啊？半夜三更起来点树叶？神经病院的大门没锁好？”

“我听说好像是昨晚上闹鬼了。”

“怎么可能？你白痴啊，世界上哪有鬼？肯定是人干的！”

“这也说不准，哪个科学家也没证明这世界上就没有鬼啊！再说我在网上经常能看到各式各样的灵异事件，说不定这就是一件呢！”

“可是学校怎么可能把鬼招来啊？”

“你忘了，实验室的那个。”

“哦，这么说还真有点恐怖。”

“还是别说了吧，这世道，真是什么怪事都有。”

“……”

汪森望着满街的树叶，随风飘落的和地上堆放着的在他的心里同时凝结成一个个巨大的问号，他模棱两可地回味了一番刚才听来的闲话，便蹬着单车回家了。

在这个萧索荒芜的深秋里，风似乎永无止尽。漫天飞舞的树叶不知疲倦地扑打着人们的脸庞，像是在传递着某种讯息。整个城市像是要沉沉睡去似的披着一层衰黄的睡衣。然而不解风情的人们仍然在走街串巷地忙碌着，就像奔波的风中之沙。树叶如蝶般狂舞着，似恋风，似怨风，徐徐落在地上的，便被人们无情地践踏蹂躏着。

“叮铃铃……”

一大早，汪森便被刺耳的电话铃吵醒。

“啪”他摘起手柄又挂断。

“叮铃铃……”电话机锲而不舍。

“啪”他拿起又挂断。

“叮铃铃……”电话机坚持不懈。

汪森无奈，拿起手柄直唤：“喂?! 喂?! 喂?!”

等了半天没有人吱声，一看，手柄拿反了。

颠倒过手柄之后便听见欧茜静干练的声音。

“你个死猪为什么挂我电话?”

“这么早，什么事?”汪森有气无力地问。

“还什么事?赶快起床!你忘了你今天还要做卫生了吗?”

欧茜静显然有点激动。

“……”

“喂?”欧茜静一听没有了声音连忙呼唤：“喂?喂?”电话倒是没挂断，但就是死活没有人吱声。

“这死猪可能又睡过去了。”欧茜静想。她家离汪森家不远，她决定上楼去叫他。

骑着自行车刚拐了个弯，便看见路灯底下汪森骑着车子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我还以为你又睡着了呢，正准备去叫你。”欧茜静不无愠色地说，“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了?”

“噢!”汪森捂着额头说，“我家的电话到现在都没挂呢，一激动给忘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你这神经兮兮的作风啊!”欧茜静感叹，想了想，又说，“不过，你要是改了，你也不叫汪森了。”

“今天要不是你打电话，我还真把我做卫生这事给忘了呢。”汪森感激地说。